

狂 雨

冰
波
遺
著

1313v16/09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小 說
狂 雨

著 者 冰 渡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製 版

大 東 印 刷 廠 印 刷

精 益 裝 訂 所 裝 釘

書 號 (336) [I II 43] 本 書 46000 字

根 據 華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一 年 八 月 紙 型 重 印

本 書 曾 印 四 次

一 九 五 四 年 三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重 印

本 次 印 數 5000 冊

累 計 印 數 32500 冊

定 價 3,200 元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查 登 號

寫在前面

冰波，原名啓霖，姓王，一九一五年八月生於貴陽。省立第一中學畢業後，入廣州中山大學化學工程系，因興趣不合，約一年即離校赴滬。一九三五年東渡日本，在東京自習文學，七·七事變發生後返國。一九三八年，任貴陽中蘇文化協會及文協分會委員，對兩會會務盡力最多。這時，他已參加共產黨，擔負青年工作。他爲人幹練而熱情，樂觀、明快，所以青年們都樂於和他接近，他團結和影響着他們，一時簡直成了當地進步青年的中心。因此，國民黨反動派對他的嫉視壓迫也日甚一日；到了一九三九年底，他便不得不和他的愛人劉純（原名劉家祥）離開貴陽，一同奔赴新四軍。不久，國民黨陰謀發動皖南事變，被俘。脫險後在粵北坪石住約半年，以後轉徙各地，易名爲王慰民，先後在桂林師範學校、重慶南岸民興中學、鄉村建設學院任教。一九四七年夏，各地學生反內戰、反飢餓運動的怒潮勃發，蔣介石匪幫在南京、上海、漢口等地大捕學校員生，重慶也

發生了著名的『六·一』大逮捕，其時他在鄉建學院，又被捕去。釋出後赴昆明，任教南菁中學，一學期後因昆明大學潮離滇。一九四八年秋，應國立師範學院之聘，由重慶赴衡山，寒假返筑，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夫婦同時被捕。這在他已經是第三次了。據後來出獄的人說，他在獄中，雖累受嚴刑，但仍保持着一貫的樂觀和堅定。他被吊打，回到監房，對難友們面無戚容，把被吊說成：又盪了一次秋千！敵人對他所用的一切兇殘卑劣的手段都歸失敗，無計可施，最後便只有將他殺害。在舊曆中秋後的一個夜晚，他從拘押地被提走，從此下落不明，到現在連屍體也還未尋得。他的愛人劉純，則在貴陽解放前二日，與其他二十六人，同時被槍殺。遺有二子一女，年齡都很幼小。他從事寫作的時間，已在十年以上。但他不肯隨便投稿，據我所知，僅在文藝陣地、文學月報、野草等刊物上發表過寥寥幾篇。實際上他寫得很多。在民興中學期間，我曾經看過他一部長篇四圍山色中的原稿，內容是描寫貴州彝民生活；又聽他說，還有一部以皖南事變為題材的長篇煎，約三十萬字，曾請茅盾先生看過，認為可以印行，便設法替他送往延安；不知是途中遺失還是別的原因，後來一直沒有消息。另外可能還有一些東西，但假如他貴陽的家中現在沒有留存，

那就大概都已散失了。

至於這部狂雨，初寫於一九四五年，最後寫定，則在一九四八年。這年夏天，他突然從貴陽來到重慶，和我一道住在張家花園；天氣很熱，每天一早，他便挾着稿子，到羅斯福圖書館（今西南人民圖書館）去作第二次的修改，直到黃昏才回來喫飯。大約經過一個月，他才改好，抄完，再親自用線裝訂成冊。我看了過後，說放在我這裏吧，有機會找個地方發表。這樣，便留下來了。大約在十月初，他匆匆經貴陽去衡山國立師範學院，不料這次分手，竟是我們最後的永訣！在他殉難以後，我每展閱原稿一次，便要苦痛一次；而如何珍重保存，也成為我心中常放不下的一件事。『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着一團火』的確是這種心情。現在幸而得到出版的機會，在我自然十分欣慰。這並非僅爲私誼，主要是因爲這是戰死者的戰績的一頁，是一個漸臻成熟便爲反動派戕害的作者對於國民黨黑暗統治所作的一角的紀錄，是應當讓它流佈的。

一九五一年「七·一」後一日林辰記於上海。

陰霾的雲層剛一破裂，靜靜奔馳着的泥黃江水便被漏出的陽光鍍上一層耀眼的絢爛。江邊青色坡頂上的嗣成中學，更顯得莊麗恬靜，酷似一所避塵的修道院。

但走進裏面，景象和氣氛便全然不同。這時，會議室的門開了，在嘈雜聲中湧出若干年青中學生，短裙或短褲，露出杏黃的雙臂和小腿，臉上都充滿紅潤的、煥發的光彩。在最後，緩緩走出兩個教員模樣的人。

學生們很快便散在操場和後山去了。兩個教員並肩走過長長的甬道。皮膚黝黑，矮肥，頭髮光滑的何士海，眯着圓臉上的近視眼，興高采烈地說：

『不錯，今天的情形，好極了。』

『以前做過這類活動嗎？』另外的高個子問，側過頭，大眼睛裏閃爍着夕陽的餘光。

『以前的訓導主任，江明兄，那裏懂得生活領導？他唯一的拿手，就是體罰。』

『比黃先生如何？』江明伸手攏攏披下的長髮，無端地蹙着清秀的眉毛。

『兇多啦！』何士海穩一穩眼鏡，『黃先生當然也兇，不過，他只是童軍教練，你這訓導處，主張體罰，他那裏好做惡人話？又得說回來，像這樣的討論會，簡直是破天荒。』

『唔，』江明深思着，『難怪學生這樣興奮。也是，問題太醒目，號召力太強了。』他開始踏上樓梯，自嘲地一笑，掩不住心上的滿意，說：『我真大膽，亂七八糟瞎扯。』

『那裏，』樓上的光灑下來，何士海穩健地追着江明輕快的腳步，『你講得不錯，主要是清楚有力，條理分明。老兄，這第一砲打響了，以後開展就容易。——所以，我說，江明幹訓導，簡直是理想之至。』

江明臉上溜過得意而羞澀的光，眉梢一跳，故意大聲叫道：『教務主任，又是漿糊政策啦。』

何士海覺得受屈，臉一紅，正要爭辯，江明一個旋身溜進自己住室，一下關上了門。

『這小子，就這麼任性。』他悄聲說，語氣間卻洋溢着誇讚。

一刻鐘後，江明揮動着竹節手杖，在後山漫步，他面對着揚子江，蒼白的面孔給夕陽塗上紅色。

無疑的，今天烽火社的第一次討論會，已奠定良好的基礎；同時也增進了江明和學生間的關係。現在，便有許多學生圍住他，熱情而雜亂地提出若干問題。

『噫，我變成百科全書了。』江明自嘲地想，但還是耐心地回答。

『江先生，』模樣標致，多話，俏皮的趙良鑽過頭來問，態度是少有的莊重，『一定是蘇聯先攻入柏林嗎？』

『我的答案並沒有這樣斬釘截鐵，我想，怕希特勒也茫然吧。不過，就兵力看，就距離看，美軍雖然到達易北河，可是因為進展太速，下一次攻勢還需要佈置。而蘇聯在奧得河邊的攻勢，好比箭在弦上，隨時可以發動。所以，我估計蘇軍有先攻入柏林的可能。至於詳細情形，我相信克里米亞會議早有了決定。』

『克里米亞？』一個胖子轉動粗脖頸，問道，『什麼克里米亞呀？』

『這都不知道？』江明含笑，皺下深深的眉頭，『你們初中的外國地理，爲什麼學得這樣壞？』
『哼，』趙良扁扁嘴，擠着眼說，『我們的地理，是封先生教。他上課就唸書，還說，這書有什麼好講，自己看看就行了。』

『爲什麼？』江明奇異地射他一眼。

『他說，這是白話文寫的。』

『哈，』江明失笑，現出被香煙燻黃的牙齒，『他當成教古文了，本來，他是教古文的。』

『江先生，』高個子，學生自治會的主席周君平加進來，『以後對我們多講點時事吧。』

『當然可以，只要我有時間。』

環坐在一塊大的圓石頭上，他對學生作簡明的時事分析，彩霞反映在他臉上，顯得年青而健康了些。直到他的顏面又恢復蒼白，圍牆裏自習預備鈴鏘鏘響後，大家才愉快地走回來。

『不錯，』他躺在牀上，對着醬紅色天花板噴口濃煙，『只要一年功夫，總會有些成績吧，學生的求知慾真旺盛。』

他彷彿真看到成百的青年，在他的率領下，一齊走向光明健全而快活的境地；這時，他才贊同何士海約他的理由：

『幹訓導，只要積極領導，就有意思。』

『老何人倒不錯，就是沒勇氣，太世故。』抽完香煙，江明立起身子，自語道，『奇怪，我怎麼來當訓導主任？以前，不是最恨訓導主任，還寫過匿名信去罵他嗎？』

『不管這多，各有各的做法，我不能失敗！』他精神振作地看看窗外，這時教室裏都燃着燈，隱約聽見低沈的誦讀聲音。他回身坐在書桌前，舐舐嘴唇，準備外國史的講稿。

『報告。』

『進來。』

江明沒有回頭，一直寫完希臘文化綱要的最後一條，才迅速轉身。

『啊，是你嗎？秦澧。』

秦澧大概才哭過，她那美好的扁桃型的眼裏還閃着淚光，手裏拿着一封信，射他一眼，又垂

下眼臉。

『什麼事？』江明親切地問。

『江先生，』秦皚叫一聲，再也說不下去了，伸手把信交給他，兩顆晶瑩的淚珠條地滾過面頰，滴在紅領巾上。

『吁，哭什麼？』江明急了，俯低上身說，『女孩子，真喜歡哭。』他微笑一下，回到桐油燈邊，打開信紙。信上的字跡很潦草而拙劣，他看了兩行，氣呼呼地大叫：

『這還得了？誰寫的？誰？』

『我也不曉得，』秦皚緩緩說，語氣還有幾分悲傷，『剛上自習，就放在我的桌上。』

『這簡直是流氓，太下流了。你老實告訴我，真話，是誰寫的，我才好辦。』

秦皚沒有說話，熟紅的雙頰越加鮮豔。

『難怪，這孩子漂亮。』江明心裏想，立刻聯想到在復旦學新聞的小芬，『她們有點像，不過，小芬不及她美。』

『你去對女生管理先生說。』

『我不去。』秦皚回答，瞥他一眼，『上期我也收到一封，她根本就不管。』

『不管，不會吧？』

『她只會巴結有錢同學，』秦皚嘟起嘴說，『還罵我一頓，因為那封信是董事長的姪兒寫的。』

『好，我一定辦，而且不罵你。』江明點點頭，突又叫住正要拉門的秦皚，『你等一等，這封和那封，可是一個人寫的？』

秦皚放鬆咬緊的下脣，認真地回答：『不是他還有誰！』

『章現才？』

『他這幾天天天不放鬆我，我們同班，認得他的字。』

江明蹙着眉頭，眼前閃過章現才不正經的臉相。『這就好處理了，秦皚，不要傷心，在中國這社會，女孩子差不多都會有這樣的遭遇，真話，胸襟放豁達些。要是你難過，他們就更高興，更放肆

了。」

『是，我懂得，謝謝你。』

『我們學校，』江明繼續說，恢復平常的熱情，『女同學太靜了，應該多有幾個幹才。我聽文先生說，你的國文很好，希望你多出力，把新芽文藝社弄好。文惠之先生是作家，人又熱情，可以領導你們。』

秦皚舐舐嘴唇，一絲羞愧的紅雲飛過她的面頰。

『真話，我們教育工作者，總希望同學們不特得到知識，而且學會怎樣過健全的生活……』秦皚走後，他把剛才的信再看一次，滿紙恩愛和愛囑，雖然文字還不能聯成一篇，卻看得出在追逐秦皚，而且隱約透出逼人的威脅。

準備去找何士海商量一下，何士海出街去了。他記起何士海常常到茶館去喝茶，苦心地應付當地哥老會的那幫壞傢伙。

『無聊透了！』他不滿意這種態度，憤激而帶有些許寂寞地走過甬道。甬道兩側的教員室

大都鎖上門，他更覺寂寞，倚住盡頭的欄杆吐氣。樓下是一列蓬勃的洋槐，初開的、醉人的槐香沁入鼻腔，他挺起胸脯，對着長江那面的山影出神。

江水無聲地流動，遠遠一二點細小的燈火，似乎在移動，又似乎沒有。江明對於山水興趣不高，又在無聊賴中走回房間。

隔壁的壁縫漏來一線燈光，他記起文惠之正是章現才的級任導師，便敲敲薄板，接着推門進去。

狹小的、長方形的房裏充滿劣等香煙的濃味，在慘黃的桐油燈光下抬起了一張瘦削長臉。

『寫文章？』

『唔。』文惠之不置可否，點點頭，讓出書桌左側的椅子。

江明坐定，盯住對方略帶血絲的眼球，立刻湧上無限的誠意，認真地說：『老兄，你太不顧身體了，昨天我半夜醒來，還聽見你在咳嗽。』

『哦，』文惠之瞟他一眼，取出一枝香煙，『抽吧。』

呢？
』

江明接過手，邊燃邊說：『真話，你抽煙太兇了，照這樣，睡眠少，工作多，全靠刺激品，怎麼行呢？』

『怎麼不行？』文惠之反問，噴一口煙，冷嘲似地瞅住他。

『當然。』江明感到少許不滿，但給固有的熱情掩去，接着說：『你想，譬如一架機器吧，如果使用得當，可以多用十年，這十年中會有多少產品呢？如果貪一時痛快，急功……』

『你，』文惠之截斷他的話，緩緩插進來，『你以為，我對於自己的身體，使用不得當？』
『我這樣覺得。』

『這也未嘗不是一番道理。』文惠之微笑着回答，轉眼看看壁上羅曼羅蘭的警句，態度相當傲慢。

江明正確的見解碰不到反對或贊同，他感到淡淡的苦惱。眨眨眼，換過話頭：『開開窗吧，悶得很。』他不等主人回答，便起身推開木窗，問：『你班上的章現才，如何？』

『什麼如何？啥意思？』

『各方面。』

『不大清楚，』文惠之眼光掠過枱面的稿子，『我這導師就當得糊塗，只是他的國文壞透了，這點我倒保證確實。』

一陣雜沓的上樓聲，誰都知道幾個嗜賭的教員回來了，遠遠還聽見熱烈的交談：

『跟老子一條龍的清一色，硬和不下來。』

『我呢？五門齊，三么九，還是對對和，你算算多少番？』

『跟老子，老黃盡是放砲。』是算術教員錢世有略帶女性的聲音。

『手運不好，』老黃搭訕着，『拆哪張，哪張放砲，媽的，又奉送半月的血汗。』

接着是哈哈，錢先生尖聲唱起淫蕩的花仙劍來：『花又纏着劍，劍又纏着花。……忙把彩雲

駕，追趕屁娃娃……』

『啊，啊！』文惠之向桌上一拳，神經質地立起，一陣故意的大嘔，瘦臉泛出紅色。

『什麼？』江明舉起眉梢，問道。